

丁乐年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木可衣丁



丁乐年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青海人民出版社

木丁补丁

丁乐年 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 6143516 6123221

印刷：西海地图制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

字数：22万

版次：2003年4月第1版

印次：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书号：ISBN 7-225-02323-3/Z·146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自序

重庆有一个文友,同行,出了一本书,叫《自己的衣裳》。说为他人作嫁衣无怨无悔,所幸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衣裳。和他的相比,我的还不成衣裳,只能称为补丁。因为为文者,均因情动、思涌所致。而我则多是从实用出发,情势所迫;大部分情况下,是由于版面所需,应付急就。好比衣服烂了,匆匆拉过一块布头,补洞而已。这些补丁,又是人们常说的豆腐干,于我就是豆丁,或曰“布丁”。官有凤冠霞披补服,民有百纳被服衣物,中国人于补,颇有情结。我的方便,在于常有读者来稿,他们的余料往往会成为我的补丁布头。至于补艺,虽属不佳,但是用了心的。如今,我把这些补丁剪下来,拼贴成集,除了当时印错的字及非改不可的以外,不作修改;保留它们的缝边、状态和颜色,希望产生一些“补丁”效果。《木丁补丁》实实的是一件属于平民的百纳衣。

丁者,“目不识丁”之丁,文化也。补丁者,补了文化,或曰读者是我的老师。木丁者,木钉也。以前木匠,做活不用铁钉。木与木之间,非用用钉不可的地方,都用木钉或竹钉。这种连接,比铁钉更为可靠。木钉要蘸上皮胶,串连在木构件之间才能发挥钉的作用——木丁没有他人的帮助是断断不能有所作为的。所以,在此向十多年来关心我的读者,深深地鞠躬。

因为没有抵挡住出书风的蛊惑,在本书临将印行的时候,十分汗颜!

丁乐年

2002年12月31日

鸣 谢

敝书印行,受青海广播电视报、青海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鼎力相助,承孟维、安海民、方延年、樊华先生厚爱,在此深表谢意。

木丁鞠躬
2002.12.31.

目

录

- | | |
|-----|-----------|
| 第一篇 | 序言按跋类 /1 |
| 第二篇 | 影视评论类/22 |
| 第三篇 | 言论杂谈类/52 |
| 第四篇 | 图书品评类/150 |
| 第五篇 | 游记通讯类/208 |
| 第六篇 | 小说一篇/265 |
| 第七篇 | 杂记一篇/272 |



第一篇 序言按跋类

古时有人作序时这样写道：我的才能和你怎能相比，那如同牛蹄痕里的一点雨水和大海之别。但是，一口洪钟，没有一尺长的木棍敲它一下，它何以响千里之远呢？今天，我们编辑为读者的文章写序言、前言、按语、跋语，除体现“为他人作嫁衣”之外，还能展示你的发现、组织和推销才能。从“补丁”的意义上讲，这是缝补的真本事。所以，我绝不小看这类“小手笔”。

写在“最短影视评论”结束时

由本报与青海省写作学会联合举办的“最短影视评论”征文至本期已告结束。这个栏目共发36期,收到来稿1200余篇,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对这个栏目的爱护与热情支持。

各类影视片在总体上是一个多层次的组合物,我们的观众、读者更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群体。同一部影视作品,对于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欣赏角度,在不同的时空中,完全可以获得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方式,又会导出不同的结论,作出不同的评价。这就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这个专栏,出现了一种自由探讨、多元并存的评论风气,在新时期“二为”方针和百花齐放的艺术环境中,由读者调动自己的灵性与艺术感觉,对当代我国银幕荧屏上变化万千的生命现象作出迅速的扫描。或者抒胸臆,或载道言志,或感喟引发,或说谬指疵,我们不作简单地肯定,也不作简单地否定,证之以理,达之以情。也许我们的评论,与影视片的编导意图相差霄壤,但它都表明了读者作者的一种真诚,一种对生活品质的更高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最短影视评论”的作者实际上是参与了影视艺术的创造。

愿我们的影视作品能超越生活的表层,写出更深刻的内在人生,更愿我们的影视观众和评论作者在视听觉的艺术感受中作出自己独到的品味、品评,在自己的笔下放出更灿烂的灵感的喷发,思想的闪光。

这个征文结束了,但对影视的评论并未结束。谢谢大家。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0年第30期)

流舟《东行越吟》

编者按：省民院中文系流舟先生赴日讲学归来，写成札记一束。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睿智敏思；作为一个旅游者，篇篇满目异域风光。他自己题曰：“东行偶记”。其实，决不偶记——长期以来他无论行至何处，寐前总是记写当日所得。用他的话说，讲写作的人，应有“写作癖”。患写作癖当然还应患有忧思症。于是，我们改为“东行越吟”。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1年第13期）

陈珍富《星星虽小仍闪烁》

编后语：现代人按可见光的亮度把天空中的星分为六等。但是，有更多不被肉眼所见的星在遥远的宇宙间放射着无比的光焰。不管您承认不承认，茫茫人际中有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的存在很难被周围所感知，但他们默默地运转，默默地发光，宛如天体中的等外星。他们遥远吗？不！湟中黄蒿台村的广播护线员李生福就是这样的一颗星，他的存在如同星光之辐射，超越了黄蒿台村，超越了广播电视系统……愿星星在我你他中升起，汇成灿烂的人间银河！这便是此文的目的。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2年第5期）

画眉深浅入时无

——本报编辑致读者

有近20万户人家,是我们作窠的处所。

在数倍于此数的读者——这面无与伦比的镜子——面前,我们精心而谨慎地描画自己。

我们喜欢自己的红脸蛋,你尽管可能称它为“红二团”什么的。在我们看来,在河江之源,肤无血色的脸总觉着是病态。我们更注重自己的个性色彩,它应该鲜明地突出和表现广播电视的特征。所以,即便是在搞一些体现地方三原色的活动、开办服务及知识性的栏目时,浓妆淡抹,我们总是谨记这一点。

妆罢低声问读者,画眉深浅入时无?

一个熟知我们的人友好地说:“这恐怕是一种职业道德,或习惯吧……”其实,我们处心积虑的是:自个儿决(绝)不能消失在繁花似锦、人皆桃花的世界里!“灯火阑珊”之处也罢,“茂林修竹”之所也好,为了寻找我们,何必让人“千百度”呢?

为受上帝——读者之青睐,“衣带渐宽终不悔”!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2年第39期)

明年征文题目已经确定 请您参加请快动手

今年,已快走到尾了,办报人此时已惯于倒计时——还有几期

几期地屈指算。

“明年还征文吗？征什么？”好舞文弄墨的朋友也已开始打听起来。

明年仍要办有奖征文，总题目叫《我和青海》——还是以我为主。

或许，您并不是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由于工作，为了革命，也为了生活，娶妻生子，根扎高原。或许，您是一个想离开而未离开青海的人——由于种种难以割舍的羁绊，不曾到来的机遇，还有其他。那么，是不是你和青海有很多纷纷扰扰的事儿、情愫可以写？

哦，您是道地的青海人，您是一个从未想过离开青海的人，那么，你可写的故事还少吗？

题目太大了？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文之道也。倘若您细细想来：生在青海，长在青海，学在青海，行在青海，食在青海，做在青海……或许还要死在青海，什么细枝末节的事情不可以与72万平方公里江河之源世界屋脊之地的青海相勾连！

我们希望征文是您在青海这块土地上或与青史并辉、或只是凡人小事的经历——记叙青海开拓史的口碑和心碑。史之线并不止贯穿在历史教科书中！

和以往一样，我们动员您早下手。今年的《我与家庭》结束后，看谁之佳作捷足先登！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2年第42期）

五星座发刊词

地有分界，星有分野。《西宁府新志》认为西宁地界之对应星野为“两星下头是霹雳，霹雳五星横著行……”此乃旧说。今开文化生活版，形如沙龙，情似茶座；谈今说古，纵横捭阖——不外乎报家追寻之知识情趣之圈，号曰：五星座。“五星座”三字实为书家特辟园地，此次乃编者涂鸦，必有不忍睹者，请赐墨宝，定有酬谢。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3年第1期）

董绍萱《青海民谚风情录》

编者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留一方情。因此，青海人的谚语里，便有了长江黄河的委迤、昆仑祁连的恢宏。大智若愚、朴实憨厚中透露着高原人的机智幽默；祖传子承，俚语民谣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五彩纷呈。董先生倾多年之搜集，将自己潜心之研究奉献在此；既能使鄙报生辉，定会给读者带来愉悦。欢迎您读后提出批评，拾遗补缺。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3年第1期）

《河湟星系》发刊词

西宁，古临羌之地，数千年开拓，“消磨多少豪杰？”令人缅怀！久远者虽湮没于逝川之埃，但百年以来之西宁人物或可觅踪、钩沉。因此，我们设专栏曰《河湟星系》。无论其地位卑尊，无论其生平轰烈与平淡，但凡有一二件对西宁有贡献的，在我们的这个栏目里应有一席之地，俟后人奉献之心香。另，此栏目恳盼诸公指评外，还希望有人为我们投稿，或提供信息。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3年第2期）

王朔“侃”破口 观众道短长 ——众口评说《爱你没商量》

编者按：《爱你没商量》是奉献给电视观众的京味麻酱面——冷开水冲后加了芝麻酱的北京人引以自豪的面条。遗憾的是电视文化多少是有一点强迫性的，不管您爱吃不爱吃。当然，观众的选择还是绝对有效的——可以转换频道甚至关掉。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剧能引起讨论，便是成功。下面所列诸君的评道，青菜萝卜各持己爱。亲爱的电视观众，您到底要看什么？能商量吗？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3年第4期）

年年花相似 岁岁人不同 春节晚会应在艺术形式上彻底改革

编者按:2月20日,全国各地春节晚会的幸运观众进京参加《“春兰杯”我最喜爱的春节节目评选揭晓晚会》,不知这些幸运观众对今年春节晚会的感觉有多大差异,但春节晚会是牵动亿万观众的,“说法”也应从更多的人中去讨。这里发表的几组评论,虽说是一家之言,可多少反映了观众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种种期望。诚如观众自己讲的,电视文化的大众性质使电视荧屏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困难,而不能绕行。所以,我们对来稿的不同观点也不作改动。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3年第9期)

大家谈《女人不是月亮》

编者按:男人,女人;女人,男人,两者组成了人类,同时也成了人类永恒的话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可女人是什么呢?有人说女人是月亮,有人说女人是星星;有人说女人是太阳,也有人说女人就是弱者;还有人说女人什么也不是,女人就是女人。女人到底是什么,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作出了回答,而且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不少观众纷纷投书本报编辑部,畅说自己的感想。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取其中几组。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3年第10期)

孙爱琴《旅居丹麦札记》

编者按：我问孙氏：“丹麦这么好，为什么还回来？”她平静地说：“那不是你的故乡呀！”然后她讲道，任何一个国度都会有它的阴暗处，讲它的好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是应予引进的文明，或恰恰是我们的不足之处。一个弱女子这么深爱自己的故土，实在令人敬佩。于是，我又问：“便是如此，你的故乡应是青岛呀！？”她郑重地说：“青海人更好！……”

其夫，来自童话王国的叶思波，孩子般地点头，用笨拙的中国话说：“是的，青海很好！”但他遗憾地说，“那天，从你们家里归来，心情好极了。可是，当我走到自家楼底下的时候，有人从窗子倒下来脏水，破坏了我的情绪……”孙氏淡淡地一笑。后来，她便拿来一叠稿子，我方知那笑是苦涩的。

是为序。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4年第10期）

钟锡九书法

钟锡九，西宁人，字澹园，晚又号老迂。善书法，长于魏碑，出入龙门诸品，开成钟翁风貌；是我省书法家协会的书家之一，书品多有人收藏。然钟翁更精于音律，深谙诗词，此则不被世人所知晓。八旬钟翁，饱经风霜；历经坎坷，强闻博学。澹园诗词，直抒胸臆，言浅而意深；青海风物，牧区农事，莫不与唐宋风骨、李杜文章融为一体。

今起刊登的《澹园诗词选》是影印钟翁手迹，供书家欣赏，备骚人吟哦。

木丁识记于甲戌仲夏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4年第29期）

爱和平的人要清醒

——为钱中立《喋血沪宁线》所写的序言

“自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败坏的统治之下。”这是50多年前林语堂先生对日本侵华所表示的愤慨。

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有不同的表现。德国历届政府上台都要对二战中希特勒犯下的罪行作深刻的反省，勃兰特曾经代表德国跪在了犹太死难者的墓前。可是，日本不。它每年总要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制造麻烦——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他们把二战罪犯视为英雄，他们不愿承认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兽行，甚至在教科书里也不愿意对二战有反省之意；即便有，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日本实在应向德国学习。实际上，如今新纳粹的问题在德国仍有土壤，日本的国土上“大东亚思想”的续梦者就不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没有什么过错，反对原子战争纪念长崎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向美国抗议等也属情理之中，可是相对他们对二战的认识，这种冲天热情和异常团结是否反差太大了！在我们的常识中，社会人群的行为都有个引导问题，日本国的这种反差是谁在引导？

我并不是悲观论者，更不是狭隘的闭关锁国主义者。说到这里，我想讲一个看来的故事——那是在读电影《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简报时看到的。说拍摄人员在黄河孟津大弯处的山村里，发现有一个老人孤独地索居山上，村子里的人和他的亲友怎么请也不肯下山来住。原来，当年他的家人和许多村民被日本鬼子残酷杀害，他因在

山里放羊而幸免一死。其后,村里幸存的人们为了避祸,搬到了山上。解放后,整村又都搬下山来,这位羊倌从此就留在了山上。原因是他曾发誓要杀一二个日本人报仇,可是他的誓言没有兑现——等到他长得能参军时,日本已经投降。摄影组很想跟他交流,但老人的仇太深了,他怎么也不肯和扛着日本机器坐着日本车的人讲话……

现在是讲经济的时代。日本曾经由一个经济强国变为战争野兽,原因是经济商战中有一个激发兽性的东西在作祟。谁也不能否认,日本经济的强大因素中有清代两次巨额赔款和对台湾50年、对东北14年和对中华最富庶地区的8年掠夺。可是,日本商人在对华贸易的时候决不会因此而手软。近年来,日美贸易的战火已由两国燃到了日美本土以外。我祈祷追逐利益的本性不要跨越人兽之界,再次成为亚洲人的灾难。

善良的人民不能只以口诛笔伐、签订和约以赢得和平,也绝不能放弃用实力去震慑战争。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我们还应该以历史的笔椽重重地永久地书写战争的灾难,战争的丑恶,以及正义战争必胜和它的艰苦。

本报将特约连载钱中立先生所写的《喋血沪宁线》,文中所记均为钱先生所亲历的。也想重申一下,青海在抗战时也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借此地向无辜死难者致以哀悼。青海也曾为抗日出过力,我们还将全文刊载抗日老人田宝鼎的回忆录,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青海广播电视报》1995年第27期)